



陈逸飞在纽约(1984年)

## 陈逸飞： 从外滩 走向世界

沈轶伦/文



陈逸飞画弟弟陈逸鸣、妹妹陈敏静的素描(20世纪60年代末)

### 编者按

今年是甬籍油画大师陈逸飞英年早逝15周年。作为“宁波帮”艺术家中的杰出代表，陈逸飞有着世界的视野，也热爱着家乡。他虽然成长在上海，从外滩走向世界，但在这一过程中，也因为有着宁波文化的血脉，而显得与众不同。

《四明周刊》今日刊发解放日报记者、作家沈轶伦撰写的《陈逸飞：从外滩走向世界》，既是纪念，也能让读者感受宁波人的家庭和文化对“成就”一个艺术大师所起的作用和影响。

外滩就是一个窗口，将世界的信息展现在人们眼前，也让人憧憬：原来在眼下的环境之外，还有别样的风景、文化和未知的天地。

### 一

陈逸飞和陈曼君家所在的上海市北京东路到圆明园路一带，曾是新中国成立前，中外贸易机构、金融机构最为集中的区域。

资料显示，上海自清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开辟为商埠后，英、美、法、德、日各国商人相继来上海开设洋行。1845年，英国领事与上海道台拟定在上海县城外北面的第一块租界，这块沿黄浦江呈带状铺开的滩地就是最早的外滩。一批具有西方风格的建筑从此在这里拔地而起，到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时，已有洋行116家，其中不少就坐落在外滩。

19世纪后期，上海的洋行已发展到第二代、第三代。英商洋行仍占上海洋行总数的60%以上，其户数的增长和进出口贸易所占比重都高居首位。其后，法、德、美、俄、日、荷、比等国相继开办的银行，均设在外滩。其中最早进入上海的一批老牌洋行，如怡和、仁记、义记、沙逊、泰和、天长、祥泰、元芳等已有50年以上历史，发展成进出口贸易大户。

至上海解放时，全市14家外资银行，都设在外滩及邻近地段内。国民政府“四行”的总行也设在外滩，“两局”亦设在邻近外滩地段。近外滩的江西中路及附近区域，是主要私营银行的集中地。新中国成立前，设在这一地段的银行多达31家，其中有著名的“北四行”(盐业、金城、大陆、中南银行)、“南四行”(浙江兴业、上海商业储蓄、新华信托储蓄、浙江第一商业银行)。此外，北京东路、九江路、河南中路及南京东路分别设有银行21家、20家、16家及10家。这几条马路上开设的，大多是资本雄厚、声誉较高的银行。

而钱庄及小型银行主要集中在宁波路和天津路的东段地区。钱庄早期开设在福建中路邻近南市的区域，后逐步向境内东北方向发展。1922年，钱业公会在宁波路隆庆里建立会馆后，宁波路、天津路的大小里弄内陆续开办了许多钱庄及私营银行。如宁波路兴仁里仅100米不到的弄堂内，就有近20家。

时光流逝，更新迭代的故事一直在发生。只是翻开城市新的一页，很难再找到像陈逸飞那么温文尔雅的一个男人了。

### 四

陈逸飞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，在陈逸飞上学时，根据学校要求一度学习日语。学习班的地点就在北京东路江西中路转角处的中国垦业银行(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)。中国垦业银行由俞佐廷、童今吾等人创办，成立于1926年，总行设于天津。1929年3月实行改组，由上海金融界人士秦润卿、王伯元、李馥荪等人接办。在这幢曾经经营商业银行储蓄、仓库

会、哈密大楼、协进大楼、兰心大楼以及真光大楼等带有强烈异域文化痕迹的建筑，为少年们的审美打下最初烙印。夜里轮船在吴淞口鸣响长笛的声音，每个小时海关大楼传来的报时钟声，共同构成他们童年里关于城市、关于港口、关于外部世界的最初认知。

陈曼君家所在的洋行大楼顶层四楼为居民住所，一至三楼当时还是广告公司。童年时的陈曼君，刚会写字画画就去广告公司玩，与许多职业画家和设计师建立起其一生的“亦师亦友”的亲密关系。如当时在广告公司任职的徐昌酷，极擅长画动物，数年后他在上海美术家协会任职时又与陈曼君相逢。

比起同龄小伙伴还在街道上做调皮小鬼，陈曼君和同班的陈逸鸣，早早展露对绘画的兴趣，他们能在画板前一坐一下午。夜晚，他们一起驻足于圆明园路、滇池路、虎丘路的老大楼前，从透着光亮的窗外揣摩里面的世界，幻想各种情节和故事，也一起对着这些建筑写生。等到年长一些，两人就在周末相伴去黄浦区少年宫习艺，闲暇时一起去福州路海买画册。圆明园路上，两个挨在一起的小小的孩童脑袋，渐渐长成了两个身材颀长的青年，相约背着硕大的画框，好奇地打量这个既属于异质文化但又亲切无比的街区。

陈逸鸣记得，1965年的一天，自己曾经经过中山东一路33号的原英国领事馆，看到英国国旗下半旗，一问才知道，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过世。这让他感到讶异，并展开了对外国生活的想象——外滩就是一个窗口，将世界的信息展现在人们眼前，也让人憧憬：原来在眼下的环境之外，还有别样的风景、文化和未知的天地。

正是在这一年，陈逸飞毕业于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(现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)油画训练班，同年进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从事油画创作。

三年后的1968年，陈逸鸣到崇明东风农场务农，与北京东路第一次暂别。15年后的1980年，陈逸飞赴美留学，不久陈逸鸣也赴美，兄弟俩从北京东路出发，从此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。



左起为陈逸鸣夫妇、陈逸飞和陈敏静夫妇，在上海市北京东路159号前留影

在上海油画室，陈逸飞以一系列主题性的创作《黄河颂》《红旗》《占领总统府》等开始吸引全中国画坛的目光。

是在那时第一次读完了《契诃夫短篇小说》及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等名著，我至今不知他哪儿来的那么多书。他还为我请了老师教英语。他忙于创作，水粉画《革命青年的榜样——金训华》就是那时他与另一位业余作者共同创作的，也因此崭露头角。我能时常出入油画室是令人羡慕的，对我走上职业艺术道路至关重要。

这也是陈逸飞开创新人生里程碑的时刻。

在上海油画室，陈逸飞以一系列主题性的创作《黄河颂》《红旗》《占领总统府》等开始吸引全中国画坛的目光。其中，陈逸飞在1972年创作的143.5×297cm的布面油画《黄河颂》最出名。在宽银幕式的画面上，一位战士站在黄河岸的山岭上，眺望天际。脚下，一行大雁斜飞南行。整幅作品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。后来，这件作品在香港苏富比公司拍卖，成为当时中国最昂贵的油画之一。在2007年中国嘉德春拍上，以4032万元成交，再创中国油画成交纪录。

在病愈休养时，陈逸飞曾把陈逸鸣接到上海油画室，弟弟就住在陈逸飞的单人宿舍里。陈逸鸣记得，“哥哥的房间里，藏了很多画册和国外经典小说、散文集。我就

不论在画坛上，对无数爱好美术的青年而言，还是在家里，在兄弟的前途命运上，陈逸飞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担当了一个模范的形象。

条、明暗、虚实、结构都准确地表达了对象，且人物传神，有种呼之欲出的感觉。陈逸飞的素描《海军》被孟老师作为教材，用来讲解写生技巧。画画一定要从整体着手，该抠的地方抠，该虚的地方虚，才能画出味道。孟老师还充满期许地鼓励：‘只要你们也像他一样，刻苦努力，用心画画，同样也能用每一笔线条、每一块明暗，画出完美的作品来。’

究竟是，因为生而为大哥，所以不得不有了为人父兄的宽厚和担当，还是有的天才，注定生来就要被人追随？不论在画坛上，对无数爱好美术的青年而言，还是在家里，在兄弟的前途命运上，陈逸飞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担当了一个模范的形象。

从1958年起就与陈逸鸣同窗的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曼君，住在和陈逸飞、陈逸鸣家很近的上海圆明园路，少时往来频频。许多年后，他作为旁观者，这样描绘陈逸飞原生家庭对这位画坛领袖的影



陈逸飞与弟、妹合影(1955年)

响：“陈逸飞是宁波人，而且出生在宁波，陈逸飞的父母非常珍视宁波文化，治家严格。陈逸飞的母亲会用宁波话背诵《朱子家训》。”同样是宁波籍的陈曼君，对这份严格倍感亲切。两家因为孩子的友谊，而缔结了全家的友谊，在之后很多年，彼此拜访时都会互赠宁波人爱吃的黄泥螺、蟹糊等食物。

这是一幅有趣的场景。在上海外滩地区，从北京东路出发，到圆明园路，或者从圆明园路到北京东路，两户宁波籍的旅沪家庭往来不断。在离开宁波300多公里的上海的街角，在黄浦江风的吹拂下，他们不断确认的，是对家乡的文化规则的认同。

——

哥哥陈逸飞走后，很长一段时间，陈逸鸣晚上睡不着。睡不着的时候，有时他就干脆开亮床头灯，任由思绪在幽暗的灯光下散逸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陈家的父母相继去世，留下三个孩子。陈逸飞是老大，下面是一个妹妹，老三就是陈逸鸣。在陈逸飞的记忆里，比他大5岁的哥哥陈逸飞几乎是一夜之间，挑起了家庭重担。

那时，陈逸鸣在崇明农场工作，陈逸飞已经在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(上海油画雕塑院前身)从事油画创作。有段时间，陈逸鸣身体不好回市区就医，忙坏了哥哥，他托人找关系让陈逸鸣住院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陈逸飞从口袋里掏出竖掏拿出所有的钱为弟弟买点心、巧克力。第一次探病，还给弟弟送来自己装订的速写本，嘱咐弟弟一边养病，一边有空就画画素描，不要荒废学业。这真的是“非常陈逸飞”的嘱咐——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陈逸飞都没有放弃对视觉艺术的执着。他曾安慰生病的弟弟要注意身体，劳逸结合，但陈逸飞自己却太忙了，太忙了，忙得压根预料不到，被命运先带走的是他自己。

那一场青年时代的病，也是陈逸鸣追随哥哥的脚步、正式走上职业艺术道路的关键时刻。

在病愈休养时，陈逸飞曾把陈逸鸣接到上海油画室，弟弟就住在陈逸飞的单人宿舍里。陈逸鸣记得，“哥哥的房间里，藏了很多画册和国外经典小说、散文集。我就

——

陈逸飞和陈逸鸣的家——位于上海市北京东路159号大楼里的住所，在那些年里，一直是全国美术创作者和艺术爱好者的聚会中心。在陈逸飞去世15年之后，还不断有画家、艺术家撰文回忆青年时代慕名前往拜访，在陈逸飞家里受益的情景：陈逸飞说话细声慢语，待人客气有礼，对于初次上门的陌生青年，他也会无私摊开自己所有的素描本，任由后辈青年一张一张看，大家畅谈艺术和绘画……

温文尔雅，文质彬彬，几乎是所有人对陈逸飞的印象。

后来成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的朱刚回忆说，20世纪70年代他每一次观看画展，都要在陈逸飞的油画前驻足良久。他当时看这位比自己大12岁的师兄的作品，远观构图和空间，近看色彩和笔触，不断揣摩细节，甚至在半个世纪后也能立即描述出来。朱刚记得，“那时几乎没有素描展，进美校前，能够见到的陈逸飞素描是当时美术爱好者手中流传的黑白翻拍照片，巴掌般大小，且几经复制，十分模糊，偶见一张清晰点的，便如获至宝，争相传阅。那些照片是那个年代美术青年手中的‘硬通货’。”

朱刚记得，当他在天津路414号的上海市美术学校读书时，一次听说陈逸飞来了。在老师孟光的手里，朱刚第一次见到陈逸飞素描原作。“陈逸飞的素描十分完美，线

及发行业务的大楼里，陈逸飞和同学们学习摩斯码。而弟弟陈逸鸣则在自家窗口，就能看见哥哥在那边学习的身影。

这就像一个隐喻。在之后的人生中，陈逸鸣总是一直能看到哥哥的身影。

而现在，哥哥走了，一走就是15年。黄浦江浪奔浪流，江边的大楼从洋行变成居民楼，再从居民楼变成奢侈品店。时光流逝，更新迭代的故事一直在发生。只是翻开城市新的一页，很难再找到像陈逸飞那么温文尔雅的一个男人了。

(本版照片由陈逸鸣提供)